

■锐观察

章旺出演《杨乃武与小白菜·会审》
(许铭洁 摄)

移植再造,锤炼小剧种的
艺术肌理

——评章旺演绎姚剧《杨乃武与小白菜·会审》

看《空枪》 如何重写“港片”情怀

飞白

今年8月19日,导演韩延的新片《空枪》空降七夕档,粤语国语双版本、排片率15.4%,首日票房就破了5000万元。笔者以为,《空枪》的意义远不止于一部成功的商业犯罪片,放在新时代港片类型化发展的脉络里看,它实际上触及了一个被搁置已久的问题:那就是港片本身已经成为一份文化遗产——它的语言、美学、叙事体系都已定落在某个时间刻度上——内地导演该如何“借用”它,而不只是“复刻”它续写往日情怀?

当年一批70后、80后内地导演,少年时把麦当雄、吴宇森、林岭东、杜琪峰的枭雄悍匪片当作最重要的电影启蒙,等到他们成长起来后自然会借用港片母题和叙事框架,大量起用香港黄金时代演员,重新讲述港式犯罪故事。如丁晟《英雄本色2018》的直接翻拍,陈思诚《唐探》系列的娱乐化改造,马浴柯《怒潮》的黑帮复刻等。

而韩延的《空枪》并不是单纯的致敬,而是把2018年《动物世界》里打磨成熟的类型片方法论,完整“平移”到20世纪90年代香港枭雄题材这具日渐老去的躯体上,它意味着《空枪》的“港味”不是从香港电影工业里生发出来的,而是从韩延自己的生命经验里“平移”过来的。这恰恰是新时代港片类型化发展最核心的特征:港片不再是生产方式,而是叙事母题和创作源泉;不再是标准的工业体系,而是一种不曾断流的文化资源。

从《省港旗兵》到《树大招风》,从《陈暴》到《第八个嫌疑人》,众多警匪犯罪片取材于真实案件,再加以虚构情节,在虚实之间探寻人性的复杂与多维。韩延的“平移”不止于风格,更在于叙事方法——他将这种杂糅叙事推到了极致。《空枪》主人公方梓强融合了现实中三大“贼王”的多重特质,金行案、运钞车案、绑架案、港口案,分别对应不同时期、不同悍匪的标志性作案手法。此外,从《消失的她》到《惊蛰无声》再到《空枪》,朱一龙“反派进化”表演谱系一气呵成。观众还能感受视听元素的混合,如《半斤八两》《饿狼传说》《难念的经》等时代金曲穿插其间。当原生香港电影工业已无法再量产曾经的经典旧作时,杂糅手法就成为重建“港味”的唯一路径。

《空枪》的价值不止于类型重构,它是一部关于“生与死”的作者电影。韩延的创作脉络一直与“生命”缠绕在一起,其“生命三部曲”(《滚蛋吧!肿瘤君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),全是关于追寻“生”之命题。这次,他突然拿起枪,拍起了“死”的故事,涉及犯罪、暴力、命案,呈现“生命”的另一面。这种创作自觉在《空枪》中体现为三个层面,一是小人物的情感描摹,导演的镜头语言极为细腻独特;二是对“命运”的执念,即拷问人如何面对自己无法控制的命运;三是对“改命”的注解,片尾的“命由我作,福自己求”这句话,实则被方梓强曲解,把“作”等同于铤而走险,把“求”理解为巧取豪夺,这种“误读”恰恰构成了该片最深刻的社会隐喻。

韩延用近乎考古的执念重建20世纪90年代粤港风貌,但这种重建带着内地导演的“外来者凝视”,既精准又疏离,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“裂缝”,一方面普通观众冲演员、冲港片情怀、冲朱一龙那五发空弹,而诸多影评人看剧本逻辑、看港片内核、看导演功力,评价自然不一。另一方面“港片壳”与“韩延核”之间的较劲让我们不难发现,倘若除去朱一龙那五发空弹的颤抖、身捆炸药起舞的癫狂、供桌前点烟的嚣张,《空枪》整部片子看来还剩多少东西立得住?这个问题的答案,恐怕每位观众都不尽相同。

《空枪》当然不是完美的,但它诚实地呈现了“港片遗产”在当下的真实处境——我们还在怀念它、重建它、消费它,但我们已经无法复制它。这或许正是《空枪》作为一部“新时代港片”,最值得被讨论的地方。



《空枪》剧照。(图源官方微博)



章旺在“金桂表演奖”决赛中。(许铭洁 摄)

王妹

8月30日,第八届“浙江戏剧奖·金桂表演奖”决赛在杭州举行,越剧、婺剧、绍剧、姚剧、新昌调腔、京剧、话剧七大门类同台竞技,大小剧种共襄盛会,既比拼不同剧种青年演员的表演功力,也考验着剧种本体的坚守与转化。姚剧这一滩簧小剧种,也借《杨乃武与小白菜·会审》一折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响亮声音。

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章旺演绎的姚剧《杨乃武与小白菜·会审》,取材于清末发生在浙江本土的四大奇案之一,是诸多剧种曾搬演的经典题材。面对多剧种已有成熟演绎的传统母本,姚剧这一折没有照搬其他剧种的演绎范式,而是立足姚剧艺术本体,以情绪层次铺陈人物命运,以文武戏做丰富舞台表达,以程式服务人物塑造,在移植再造中守住小剧种的艺术内核,为地方小剧种演绎共有本土题材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样本。

章旺在《会审》一折中的表演,充分展现了人物情绪跌宕起伏的细腻层次和内心世界的完整流动。与其他剧种的不同版本相比,姚剧《会审》一折其实浓缩了刑审与抗辩两场戏,戏剧冲突更为集中,人物情感大起大落的幅度更大。

杨乃武从寄望重审燃起昭雪希望,到酷刑加身的悲愤痛斥,再到无力抗衡官场罗网被迫画押却暗藏不屈抗辩,完整的情绪弧线构成整折戏的内在骨架。章旺抓住这一条心理线索,用平仄调叙事,以紧板表达激烈抗争的情绪,唱腔处理极有层次。

《会审》一折中的三处唱段,首段行腔舒展从容,咬字清晰,节奏平缓,唱出读书人杨乃武寄望公道、心存期盼的心理状态;身遭酷刑转为悲愤控诉,唱腔高亢有力,节奏急促顿挫分明,气息饱满,于悲愤之中痛斥官场黑暗,做到声随情走,情绪张力十足;被迫画押,以“一个品字三个口”唱段隐忍抗辩,唱腔下沉,由急到缓,由消沉到不屈,声韵的细微变化刻画出入物肉体受创、心力交瘁,却暗藏抗辩的复杂心境。

姚剧《会审》一折尤为亮眼之处在于文戏武做,以丰富的身段程式,放大文戏内在的冲突张力,实现情理与形体的统一。姚剧传统以对子戏、生活小戏见长,长于细腻生活化的表演,武打身段并非其传统强项,改编没有盲目照搬大剧种武戏套路,而是择取适配人物处境的技巧,服务于刑审受刑的特定情境,不炫技、不堆砌。

人物出场时便充分运用蹉步、跪步、吊毛、抢背等多种程式动作,酷刑施加之时,衙役水火棍齐出,章旺饰演的杨乃武跟跪上步,身躯被刑棍架空,双脚离离地面,肢体被迫后仰,外化出酷刑之下肉体被强行摧折的痛感。刑刑之后再接一连串乌龙绞柱翻滚于地,层层递进地放大受刑的剧痛。整套身段并非单纯展示武功,跌扑翻滚是肉体承受的摧残,而挣扎过后喘息、颤抖、目光之中不肯熄灭的不甘——这些才是文戏的内核。

身段动作作为表现人物服务,高难度动作结束之后紧接大段总结性唱段,用滩簧唱腔向内心深挖内心悲苦,动静交替,形体表演与声腔表达互为补充,使整场会审场面有强烈的视觉冲击,又不脱离姚剧的剧种底色。

作为姚剧小生行当,章旺没有套用固有范式,而是改造程式,把复杂的心理全部落实到四功五法之中。程式不再是孤立的身段套路,而是服务于人物性格与命运走向。

章旺的演绎,情绪为骨,以文戏武做塑形,完成了从表演程式向鲜活人物的艺术转化,在移植再创中锻造姚剧独有的艺术肌理。

守正不等于泥古,创新亦不能失魂。小剧种的赓续发展,从来不是抱残守缺式的固守,亦非一味贪大求宏的简单模仿。广为传唱的传统经典故事,唯有经过本剧种审美意趣的淬炼熔铸,方能于旧题之中生发出新机,既演绎荡气回肠的人间悲欢,又守护不可复刻的剧种神韵,让源自市井巷陌的滩簧雅韵,于当代舞台生生不息。

一旦看见就再也 无法视而不见

黄斯好

上个月,话剧《初步举证》登陆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。这部改编自澳大利亚剧作家苏西·米勒同名作品的剧目,以一名精英女辩护律师的遭遇为切口,揭示性侵害案件中法律程序正义与事实正义之间的反差,引发观众对受害者处境、司法实践的深度思考。

作为苏西·米勒“法律三部曲”代表作之一,《初步举证》已被多国改编搬上舞台与银幕。中文版由周可导演完成本土化译制改编,是一部台词量高达六万字的独角戏。该剧此前由辛芷蕾、范玮琳先后担纲主演。今年全国巡演版本由陈昊宇独挑大梁,将在国内8座城市共计演出30场。

舞台之上,长桌横亘舞台中央,两侧铁门复刻马厩意象,象征冰冷、固化的秩序体系。演员陈昊宇一人分饰法官、证人、控辩双方等多个角色,依靠语气、神态快速完成角色切换,复刻法庭上紧张激烈的博弈。

故事主角泰莎出身平凡,凭借自身努力考入剑桥法学院,一步步成长为叱咤法庭的辩护律师,实现阶层跨越。事业顺遂的她,与律所同事朱利安互生情愫。可一场约会过后,朱利安在泰莎拒绝与抵抗的前提下,强行与她发生了性行为。突如其来的暴力,击碎的不只是泰莎的身体与情感,更是她毕生的法律信仰。

剧中没有大尺度的施暴场景,主要依靠演员极具张力的肢体表演完成案件过程呈现。舞台深处巨大门框缓缓向前推进,烟雾漫开,将泰莎笼罩吞噬,直观传递出受害者肉体与精神双重被困、无力挣脱的窒息感。

近些年来,聚焦性议题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。创作视角也发生明显转变:不再刻意渲染、消费受害者的创伤画面,转而直指施暴者的恶,逐步破除社会层面的污名化与“受害者有罪论”。而《初步举证》的独特价值,在于选取了一个极具反差的身份——深谙法律规则的辩护律师成为性侵害受害者。当曾经熟练运用司法程序为被告人辩护的泰莎,转身变为案件被害人,她得以站在体系内部,看清这套制度存在的现实漏洞。

遭遇侵害之后,泰莎褪去律师的理性冷静,沦为惊恐无措的普通人:本能清洗身体、删除关键短信,面对异性充满戒备。拥有丰富出庭经验的她,心里十分清楚,走上报案之路,就要面对一场胜算渺茫的艰难博弈。剧本采用双线叙事,在案发当晚的遭遇、漫长等待开庭的煎熬,以及782天后的庭审现场之间来回跳转,对演员情绪把控提出极高要求。

陈昊宇精准演绎出人物的多层情绪:案发后被出租车拒载时的情绪崩溃,警局录口供面对镜头的惶恐不安,重逢加害者时压抑的愤怒,失去律师袍的庇护再度踏入曾经熟悉的法庭时的胆怯慌张,完整呈现受害者从受伤到对峙的心理变化。

庭审现场,泰莎从熟悉的辩护席,坐到了陌生的证人席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过去她在法庭上用以质询他人的那一套辩护策略,如今全部对准了自己。在法庭的反复诘问之下,案件回溯的过程变成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。受创伤影响,受害者的回忆往往碎片化、逻辑断裂,但法庭却要求陈述必须连贯完整、逻辑严密。加害方律师步步设套,刻意引导陪审团怀疑泰莎的动机与证词;旁听席上传来加害者友人的哄笑与嘲讽。舞台上旋转的长桌,具象化泰莎所承受的羞辱与审判。

即便内心破碎,泰莎依旧坚持完成全部庭审。“我失去了对法律的信念,那个我深信会保护我,也为之奉献一生的体系。”带着这道“腐蚀性的伤口”,泰莎以受害者与法律从业者的双重身份,对审判逻辑发出叩问。她坦言,过去作为辩护律师,自己也默认证据应当逻辑清晰、表述完整。可亲身经历之后才明白,对于创伤受害者而言,这几乎是一种苛求。在程序正义名义下,那些诱导式、伤害性的质询,本身就不合理。

泰莎最终败诉。现有司法体系的规则,让她“看起来像个骗子”。一部文艺作品或许不能直接改写法条,却能够撕开认知的缝隙。法律制度的迭代完善,恰恰需要身处行业之中的人,看见制度的盲区。

“一旦我们看见了,就不能再视而不见,不是吗?”剧中这句诘问,穿透戏剧舞台照进现实。虽然故事背景植根异国,但《初步举证》提出的命题具备普遍的现实意义。它提醒观众:程序正义不等于事实正义,冰冷的法条逻辑,常常给受害者带来二次创伤。

独角戏的舞台之上,陈昊宇用两个小时的沉浸式演绎,把这个沉重却必须被反复讲述的故事交付给现场观众。戏剧落幕,但关于受害者处境、司法实践、性别平等的思考,仍在延续。

话剧《初步举证》主演陈昊宇。(图源中文版官方微博)

鉴赏与收藏

珠事如晤

应敏明

阳光从窗棂斜斜地打进来,那些珠子便活了,青的愈青,白的愈白,黄的像含着蜜,一颗颗都有了脾气。我挑了颗带沁色的玛瑙唐球,举到眼前,见那深青的底子上,布满了细如蛛网的纹路,像是干涸的河床,又像是老松树的纹理,这便是风化纹了,是千百年来冷暖交替,珠子自己一呼一吸间挣出来的痕迹。

这段时间老珠子玩得多,有玉的、翡翠的、玛瑙的、绿松石的、蜜蜡的、水晶的等等。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来:珠子这东西,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?想来竟比我们以为的要早得多。北京山顶洞人的遗址里,出土过距今一万多年的“珠串”,是用兽牙、贝壳、小石珠串连而成的。那时的人大约还不懂什么叫装饰,只是在骨针穿线的间隙,顺手穿了些这些小东西。人类的审美意识,怕就是在这般不经意的动作中悄然苏醒的。

后来,珠子便渐渐有了规矩。商周之际,珠子是“礼玉”的一部分,与玉璜、玉珩串在一起,挂在贵族胸前,走路路来叮当作响,叫作“禁步”。这东西很有意思:臣子觐见皇帝,步子快了,声响便急;步子慢了,声响便缓。心怀不轨的人,还没走到御前,珠玉之声早已告了密。

珠子史上还有几件事,是值得一说的。

早期的珠子,多为玉、玛瑙、绿松石。后来琉璃出现了,这是青铜冶炼的副产品。战国时的“蜻蜓眼”玻璃珠,至今看来仍觉惊艳。再后来,丝绸之路通了,外来的珠子便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。汉代合浦、徐闻一带的墓葬里,出土过大量来自南亚、东南亚的红玉髓珠、石榴子石、水晶珠,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遗物。而最让我感慨的,是三星堆出土的红玉髓珠——科学家用微量元素溯源技术发现,那些珠子的原料竟来自北方的燕山造山带,最远的可能要到蒙古高原。三千年前的古蜀人,已经与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建立了物质交换的通道。每一颗珠子,其实都是一段被遗忘的商路地图。



故宫博物院藏翠十八子手串。

珠子从来不只是珠子,它身上写着身份。《礼记》里说天子之冕十二旒,诸侯九,上大夫七,下大夫五。旒就是串珠,多一颗少一颗都马虎不得。清代更是将这逻辑推到了极致,朝珠一百零八颗,以四种颜色的分珠象征四季,背云、纪念、坠角各有其位,皇帝祭天用青金石朝珠,祀地用蜜珀,朝日用珊瑚,夕月用绿松石。珠子一旦入了典章制度,便不只是美的物件,而是权力的语言了。

佛珠传入中国后,珠子便被赋予了修行的意义。有意思的是,清代宫廷手串正是由十八子佛珠演化而来,妃嫔们挂在衣襟上,信仰与审美就这样结在一根线上。

古人论珠子,最重“光”与“圆”。《千字文》说“珠称夜光”,以能在黑暗中自行发光的夜光珠为至上珍宝。“圆”就更不必说了,珠圆玉润,不单形容物态,更暗含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:外圆内方,圆融通达。我常觉得,珠子最妙的不是它的光,而是它的“温”。金银的光是刺眼的,珠玉的光却是内蕴的,像君子之德,温润而泽。

这些说的是珠子的大概历史,珠子还有小历史。它贴身佩戴,贴着皮肉,伴着晨起的梳妆、睡前的祈愿,也许还有暗夜里的辗转、无人时的眼泪。那些看不见的悲喜,都被它悄悄地吸了去,凝在里头,成了颜色,成了光泽。这便是“盘”出来的包裹,是岁月与人共同完成的杰作。我玩玩这珠子,最爱的便是它的“旧光气”,古蕴幽光,温润如初。

老珠子,它不是完美的,孔道是陀具来回研磨出来的,孔壁上有细密的螺旋纹,口沿处有些崩碴儿。这些不完美的地方,给它平添了几分拙拙的趣味,比那些精雕细刻、完美无瑕的新工,不知高到哪里去了。

珠子这东西,说来说去,不过是一颗石头、一粒玛瑙、一块琉璃。但人把自己的身份、信仰、审美、记忆,一层层地附着上去,它便不只是珠子了。它是一面小小的镜子,照见的是那个时代。